

# 為傳統文化編織現代長衫，她在香港開了一家私營博物館

每當他人談及對中國文化藝術的刻板印象時，孫燕華總會以長衫作比喻。

特約撰稿人 陳靜愉 發自香港 | 2018-06-08



一新美術館經營三年來，創辦人孫燕華堅持不開紀念品店、不賣名家畫，並將美術館免費開放予大眾入場，在大眾中推崇美學教育，讓基層工人和億萬富豪，皆可共賞同一件藝術品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評論 2

分享文章



一隻小巧的茶杯，上面手繪著花瓣和蝴蝶，旁人看來平平無奇，其實茶杯是香港粵東磁廠的作品，背後藏著香港近百年的手繪彩瓷的歷史和手藝。

在一新美術館中，這隻茶杯靜靜地安放在一個高腳木桌上。茶杯的附近，還展示著香港不同畫家用水彩所繪的灣仔藍屋、油麻地果欄、鯉魚門燈塔海邊。這一片香港風景的對面，則安放著漢、唐、宋時期的盒子，不同年代的古盒，訴說著中國歷史的變遷。

「我們希望透過有效的策展，讓大家有多些空間，認識中國文化藝術。」一新美術館創辦人、80後的孫燕華對端傳媒表示。孫燕華的父親孫少文是香港品牌標籤服務供應商SML集團的創辦人，2015年，她爭取孫少文支持，最終創辦了私營博物館——一新，該博物館由孫少文基金會創辦及營運。

經營三年來，孫燕華堅持不開紀念品店、不賣名家畫，並將美術館免費開放予大眾入場，在大眾中推崇美學教育，讓基層工人和億萬富豪，皆可共賞同一件藝術品。一新美術館總監楊春棠說，做一家博物館，是一項長遠事業，不能「只把美術館作為社會地位象徵來經營」。

## 打破「很悶」、「老土」的偏見

一新門外的青綠色牆上，掛著香港畫家徐志鉅的人體寫生素描，孫燕華說，由於中國畫作一向注重花卉樹木，人物畫相對少見，因此一新特別選擇展示這些素描。

象徵中國藝術的水墨畫，著重意境，迷離夢幻，人體寫生則著重現實，反映眼前事物，是西方傳入的工藝，孫燕華解釋，其實中國藝術家在不同筆法上融會貫通多年，她也希望藉不同展覽，讓大眾了解中國文化藝術並不單調。



象徵中國藝術的水墨畫，著重意境，迷離夢幻，人體寫生則著重現實，反映眼前事物。孫燕華希望藉不同展覽，讓大眾了解中國文化藝術並不單調，比大眾想像的更多元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孫燕華說，自己受近代中國畫家影響最深，這班畫家在清末到民國時期，有機會出國深造，在西方學習藝術理論及畫功，「中國人畫西方畫，這種衝擊和磨合很特別」，孫燕華發現，

他們的作品，往往跟中國近100年的歷史扣連在一起。

而香港與中西藝術的碰撞，則始於19世紀，當時滿清漸對西方打開門戶，廣州最初接收外來文化，包括油畫與水彩畫的技藝，隨後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，西方的工藝也漸漸融入香港藝術。

1949年後，大躍進、文化大革命、天安門事件等政治運動相繼發生，大量中國畫家逃難來港，香港受中國大陸、台灣和西方不同地方的畫家及風格影響，藝術百花齊放。孫燕華說，她特別喜歡研究香港畫家如何利用不同媒介去表達中國人的身份，以及中國文化在香港這個多元化的社會中是如何演變的。

小時候，孫燕華最愛文學。後來到了美國留學，從中學讀到大學，最記得大學時，有一次上歷史課，老師帶學生去博物館，觀賞古代藝術，學生藉此學習古代生活風俗，一次為了寫作業，她一個人在博物館坐了3個小時，愛上了博物館這個給人學習和思考的獨特空間。

「不理解其他地方的文化，亦難以理解自己文化。」她說，千禧年代初，她從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畢業後，返回香港幫忙打理家族生意，逐漸對香港及中華文化更感興趣。2012年開始，她擔任孫少文基金會主席，以獎學金捐助的形式，推動中國藝術文化發展。

三年之後，恰逢SML集團搬遷總部，在觀塘海濱道購入一幢商廈作自置物業，孫燕華便與父親孫少文商量，希望利用其中部分空間，推動文化藝術。時任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總監的楊春棠當時剛剛退休，他向孫燕華建議，香港非常需要民間私人營辦的博物館，二人一拍即合，一新美術館很快誕生，以孫少文基金會名義運作，楊春棠任總監。

孫燕華想舉辦較具趣味的展覽，擺脫某些既定印象。2017年年底，一新博物館曾為畫家沈平舉辦展覽。沈平是在80年代從大陸移居香港的畫家，喜愛描畫中港兩地的風俗人情，其中既有香港名勝，又有新疆曠野，作品以水彩畫為主，有小部分畫作是水墨畫，卻又採用了水彩畫筆法，中西貫通，饒有趣味。

不久前，一新就舉辦了中國古盒藝術展覽。在中華文化中，盒子有著滿載美好的吉祥寓意，因此成為中國人常用器具，從中國歷代盒子，也可透視古代生活風俗。有市民說，這個展覽很奇怪，博物館應該展示更嚴肅的文物，但孫燕華卻認為，文化離不開生活，「可以輕鬆地表達，不需要那麼沉重，希望可以打破中國文化藝術很悶、很老土這些誤解」。



長衫設計講求精緻，不能夠靠名牌或貼金堆砌，最佳配襯是女性的端莊氣質，80後的孫燕華穿長衫時，更留意談吐儀態。不論是穿長衫、營運一新，都離不開推廣中國文化藝術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## 做與時並進的長衫

香港在大量吸收西方藝術的同時，也保留了許多獨特的中國文化，例如長衫。

孫燕華說，香港是長衫傳統保存得最好的地方。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，一度視長衫為資本主義之物，因而打壓，優

秀的長衫師傅紛紛逃來香港，令長衫傳統在香港延續下去，並在當時成為香港女性的主流服飾。在香港，至今仍有不少名校以長衫為校服。一直到了1970年代，隨着成衣工業的興起，長衫才逐漸沒落。

## 長衫

端百科

自清朝開始流傳的長袍服裝，經民國初年改良而流行，其中女性所穿的長袍被稱為「旗袍」，自上世紀20年代在上海風行；而在廣東及香港地區，則多稱為長衫，通常指男女中式長袍，英文「Cheongsam」一詞更收錄在《牛津英語字典》。1949年後，旗袍被認為代表資產階級，很長時間被禁止，直至改革開放後，才重新流行，而此後，廣東及香港地區也開始使用「旗袍」一詞。在香港，至今仍有中學使用長衫作校服。

14歲那一年，她在美國讀中學，學校要求來自各國的學生穿上自己的民族服飾，孫燕華苦思良久，到底香港有何民族服飾？最後，她買了人生中第一件長衫，不過這一場活動後的十多年，長衫都束之高閣，直到一新開幕當天，她決定再次穿起長衫，自此對長衫的熱愛「一發不可收拾」，現在衣櫃中已有10套長衫。

每逢出席宴會及文化相關的活動時，孫燕華都會以長衫示人，每當他人談及對中國文化藝術的刻板印象時，她總會以長衫作比喻，「人家以為長衫很傳統，穿起來寸步難行，一定要手洗，不會有人穿，但現代長衫是有拉鍊，可入洗衣機，讓人有穿上的意欲，這就是與時並進和活化。」

長衫設計講求精緻，不靠名牌或貼金堆砌，與女性的端莊氣質最為相襯，孫燕華說自己穿上長衫時，總是不自覺地更留意談吐儀態。為了在香港推動長衫風潮，她加入了社群「長衫薈」，與一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推廣長衫。

## 為香港藝術家雪中送炭

作為富商二代，經營博物館，總不免遭受一些質疑，有人會說這是「裝飾門面」，有人以為這博物館長遠而言，還是為了賺錢盈利，對這些，孫燕華都紛紛搖頭。

「如果只把美術館作為社會地位象徵來經營，便無法長久。」孫燕華表示。目前，一新每年花費大約800萬港元，主要來孫

少文基金會和藝發局的配對基金，她目前不急於為一新謀求收入。她明言，經營博物館是一件花錢的事情，永遠不可能做到收支平衡，「外人總想知道為何要不斷燒銀紙去經營一新，是否會有其他計劃令到一新可以賺錢，像等待我們會有新計劃似的，但我相信，這是一個對社會的長線投資，不能去計較每分每毫。」



孫燕華除了繼續打理家族業務，從事策略性投資等工作，亦需抽出一半的工作時間，不收分毫營運一新，明言經營博物館是一件花錢的事情，永不可能做到收支平衡，培養文化氣息非一朝一夕，要耐心等待才見成果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一新的日常運營和策展工作，全交由總監楊春棠負責。一新成立之前，楊春棠營運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35年之久，在香港云云博物館之中資源算是最少，而一新則屬民間私人營辦性質，有別於其他由政府營運的博物館，資源比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還要少。楊春棠卻說不介意，他表示孫燕華給予他很大的自由度，一新雖然沒有資源不能購入國寶級的館藏，但擁有自己獨特定位，就是為香港藝術家，特別是未成名的藝術家提供一個展覽平台。

孫燕華進一步解釋，香港有些畫家已經成名，可以到許多商業畫廊售賣作品，若一新展示他們的畫作，僅僅是錦上添花，她希望做的是為一些稍欠名氣的藝術家雪中送炭，被更多香港人認識，「人人都做同一件事的時候，不會填補到什麼空隙。」

修讀商科出身的她，以前曾經在銀行擔任過分析員，回想起來，銀行工作的一切都很高效，很快兌換金錢，而此時此刻，她知道自己正在經營一項與數字及速度無關的事情：「現在的我可能要等待20年後，才知一新及孫少文基金會對社會的影響，屆時才可下結論我正在做的事情是否成功。」